



B565.53/11

2008

# 萨特自述

[法]让-保尔·萨特 著  
黄忠晶 黄巍 编译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萨特自述 / (法) 萨特著; 黄忠晶, 黄巍编译. —天津:  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07. 12

ISBN 978 - 7 - 201 - 05397 - 4

I. 萨… II. ①萨…②黄…③黄… III. 萨特, J. P.  
(1905 ~ 1980) - 自传 IV. B565.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9174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\*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12.125 印张 1 插页

字数: 360 千字 印数: 1 - 5,000

定 价: 29.80 元

## 前 言

摆在读者面前的,是一本萨特谈论自己的书。

让-保尔·萨特(1905-1980)是二十世纪法国乃至世界最有影响的作家、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,也是最有争议的人物:喜欢他的人可能对他推崇备至,而痛恨他的人可能将他骂得狗血淋头。有时不仅是骂,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,由于他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,恐怖组织“秘密军队”两次往他的住所扔炸弹,欲置之于死地。

实际上,无论是那些视萨特为恶魔的人,还是那些将萨特当成先知膜拜的人,对萨特的思想和活动并没有多少了解。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,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中,萨特大概是被人们引述最多而了解最少的人。

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,萨特平时很少谈论自己。他唯一的一本自传作品《词语》也只写到他十二岁母亲再婚之前,而且里面主要不是叙述自己的童年生活,更多的是阐释一种对人生的反思和体悟。他很少谈论和分析自己的原因是,他的志向是向世人揭示这个世界的真理或真相,而作为揭示者的个人,是有名还是无名,是这样还是那样,都是无所谓的。另一个原因是,他不习惯向不熟悉的人们谈论自己的私人生活,即使这些人是他的崇拜者,或者将他看成可信任的导师。

但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深入了解萨特的思想和生活,哪怕是那些属于他个人隐私的东西。因为他是一个作家,又是一个世界思想文化名人,他不可能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将自己的方方面面呈现在大众面前。他有难以计数的各种各样的谈话和访谈录,有日记、书信,当然,还有大量的作品。这里面不可能不涉及他个人的思想和生活。

而且看来似乎奇怪的是,虽然面对那些单个的陌生人,萨特不愿意

袒露心胸，他面对媒体记者时，往往是直言不讳，不怕谈自己的事情，因为他认为自己这时实际上是说给社会大众听的，他愿意人们了解他。

在日记里，在与亲近的人交谈或给他们写信时，他更愿意深入剖析自己，毫不掩饰。七十岁时，他曾多次表示，死后他给波伏瓦以及其他女友的信（实际上是情书）是可以发表的。这些书信涉及萨特的隐私，但他没有像许多社会名流那样，在功成名就之时，竭力掩盖这些东西，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起来，给公众一副崇高、伟大、道貌岸然的假象。

萨特不这样，他愿意尽可能地给公众一个透明的形象，因此他觉得自己的书信有发表的价值。萨特在《七十岁自画像》中特别谈到“透明”问题。他认为任何时候都应该用透明性来代替秘密。人们相互间把身体交给对方，通过目光，通过接触——这是在广义上说的，而不仅仅是指性关系；但人们却相互掩盖着自己的思想。这是不应该的，不应该有这种秘密状态或秘密性。由于来源于一种不信任、无知和恐惧的矜持心理，人们不愿意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心扉。而萨特想做到尽可能透明。他认为自己身上那些阴暗的地方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阴暗的，因此只有在对他人做到襟怀坦白时才能为自己照亮这个阴暗的区域。

本书就是从萨特大量的谈话、文章、著作、书信、日记中，撷取那些最能反映萨特本来面目，最能反映其个性、思想、生活的内容，根据主题，从多种角度、多个方面摘译编排而成，最后将一个有着透明人生的萨特呈现给读者。作为一个对世界有着如此巨大影响的人物，萨特个人的历史与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。我们在了解萨特的过程中，也就加深了对人类、对我们自身的了解。这是我们翻译这本书的意义之所在。

萨特逝世已经将近三十年了。历史是有连续性的，我们说，萨特不仅属于二十世纪，他也属于二十一世纪，这个论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。他的许多思想、看法、态度、立场，对于我们思考本世纪面临的那些错综复杂的人生和社会问题，仍然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。萨特以其一生对世界对真理作了孜孜不倦地探求，仅以此书作为对这位大思想者的纪念。

黄忠晶、黄巍  
于无锡静泊斋

# 目 录

## 前 言

### 一、早年生活

1. 没有父亲:对我一生的影响/1
2. 我和母亲心心相印/2
3. 书本就是我的鸟和鸟窝/4
4. 我是一个小名家/5
5. 上帝之死/6
6. 我占有词语/9
7. 我为什么迷上写作/10
8. 我的月亮情结/12
9. 尼赞:一个“复活”的同学/13
10. 母亲再婚造成我生活中的破裂/15
11. 我的“偷钱”事件/16
12. 在拉罗舍尔我学会了暴力/18
13. 我的阅读活动——从拉罗舍尔到巴黎/21
14. 我的文学写作——从拉罗舍尔到巴黎/24
15. 我的文学神经官能症/27
16. 我是怎样产生偶然性和自由思想的/29
17. 尼赞:我的“超人”朋友/30
18. 我为文学创作而喜欢上哲学/33
19. 我早年的政治反应/34

20. 我的左翼个人主义是如何形成的/37
21. 我的运气或偶然性/38
22. 回顾我的青年时代/39

## 二、个性特征和习惯喜好

1. 我看食物:一种象征/44
2. 我对身体的感受是不愉快的/46
3. 我的身体不会放松/47
4. 我想象自己是强有力的大高个/49
5. 我为什么大量使用兴奋剂/51
6. 我的睡眠和梦/52
7. 我是一个多面人——致“图卢兹”/53
8. 我总在背叛自己/55
9. 我是一个同性恋者吗/57
10. 教书前我同金钱的关系/58
11. 教书后我同金钱的关系/60
12. 我有了大笔金钱后同金钱的关系/62
13. 我把时间划分为两块/65
14. 程式化和发展:我的时间是怎样度过的/68
15. 现在:对我有优先地位/71
16. 我很少感受到自己的年龄/74
17. 我不觉得自己老/75
18. 我喜爱音乐/76
19. 旅行:我是喜欢的活动/79
20. 我在美国旅行/82

## 三、爱情:同女人的关系

1. 童年性体验/85
2. 女人让我意识到自己难看/88

3. 我的早期性活动/91
4. 女人首先是人的问题/94
5. 我喜欢同一个漂亮女人建立关系/96
6. 在性活动中我总是主动的/99
7. 我看波伏瓦/100
8. 给“图卢兹”的情书(一)/103
9. 给“图卢兹”的情书(二)/104
10. 给“图卢兹”的情书(三)/105
11. 给“图卢兹”的情书(四)/107
12. 给“图卢兹”的情书(五)/108
13. 给比安卡的情书/108
14. 给波伏瓦的情书(一)/110
15. 给波伏瓦的情书(二)/112
16. 给波伏瓦的情书(三)/113
17. 给波伏瓦的情书(四)/115
18. 给波伏瓦的情书(五)/115
19. 给波伏瓦的情书(六)/117
20. 给波伏瓦的情书(七)/119
21. 给波伏瓦的情书(八)/121

#### 四、友谊：人际交往

1. 我战前的人际交往/123
2. 我战争期间的人际交往/125
3. 我同他人的关系为什么常常破裂/127
4. 我不喜欢成年男性/128
5. 我不愿意求人,但喜欢人来求/129
6. 我不想扮演被人信任的大师/130
7. 我并不真正理解尼赞/132
8. 尼赞:同死亡的阴影搏斗/135



9. 尼赞为什么害怕死亡/138
10. 尼赞之死/141
11. 我和加缪关系的破裂/144
12. 阿尔贝·加缪之死/146
13. 同贾科米泰和热内的关系/149
14. 请您特赦让·热内——致法国总统的信/151
15. 热内,我喜欢你的书/152
16. 1950年:梅洛—庞蒂和我/152
17. 我和梅洛—庞蒂关系的破裂/156
18. 我和梅洛—庞蒂的友谊:一个永远打开的伤口/158
19. 《现代》编辑部的朋友/162
20. 维克多:毛派分子中我唯一的朋友/162
21. 同菲德尔·卡斯特罗的谈话/164

## 五、词语:文学写作

1. 我更愿意被称作文学家/166
2. 我首先为同时代的人而写作/167
3. 文学是一面批判的镜子/168
4. 写作:人对净化自身的要求/170
5. 天才就是写作/171
6. 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从不失望/172
7. 我的作品能流传后世吗/175
8. 写作是软弱的象征吗/176
9. 作家的词语城堡/178
10. 作家、作家,本是一家/179
11. 文学作品·读者·风格/181
12. 悬念:一种正当的引诱/183
13. 给小说人物以自由/184
14. 小说的“我”与真实的“我”/185

15. 探究形而上学——我的随笔评论文章/187
16. 诗歌与散文/188
17. 我们提倡境况剧/189
18. 戏剧：一种神话/191
19. 我的戏剧漫谈/192
20. 看戏讨个不自在/195
21. 有意思而无意义：音乐的介入/195
22. 当代作家评论/197
23. 居斯塔夫·福楼拜/202
24. 马拉美：自杀之诗/208

## 六、人生：经历和体验

1. 我早年的无神论思想/209
2. 不信上帝仍有上帝思想的残余/211
3. 信仰上帝是一种陈旧过时的东西/213
4. 我对认识自己有印象吗？/215
5. 注射麦司卡林：走向成年的危机/217
6. 我被俘在三十五岁生日这一天/218
7. 参加抵抗运动/221
8. 我拒绝了荣誉勋位勋章/223
9. 出名后的“两个”萨特/225
10. 我为什么写自传《词语》/226
11. 面对一个濒临饿死的孩子/228
12. 我为什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/230
13. 我看天才和平等/234
14. 我：一个与他人相当的人/235
15. 骄傲：所有人都应该有的品质/236
16. 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/237
17. 我所认可的人道主义/239

18. 荒谬人生仍有一个未来/240
19. “恶心”是显露自身的存在/241
20. 生存是人无法逃离的充实/244
21. 发展和退缩——我怎样看待自己的一生/244
22. 死亡：向着自然回归/247
23. 我希望一本关于我的传记/248

## 七、自由之路

1. 父亲之死给了我自由/250
2. 从童年开始：我总是自由的/251
3. 一个“孤独者”的自由/255
4. 严肃精神：对自由意识的埋葬/256
5. 何不游戏人生/258
6. 自由和责任/259
7. 抛入世界：我选择了自己的出生/261
8. 选择的荒诞性/262
9. 悲剧：用自由来对抗命运/263
10. 我们从未比在德国人占领下更自由/264
11. 他人怎样才是地狱/266
12. 自由意识与生活环境/267
13. 从自由选择到境况的力量/268
14. 没有哪种伦理学能为他作出选择/270
15. 谁是懦夫和猪猡/272
16. 真实的存在：从“我是一个犹太人”开始/274
17. 战后我的自由介入行动/275
18. 我人生中的重大选择时刻/278
19. 我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自由介入/281
20. 1968年5月事件与我的自由行动/283
21. 我的自由观的发展/286
22. 社会主义与自由/288

## 八、哲学思考

1. 我的哲学之路/292
2. 哲学与语言/294
3. 哲学没有风格/296
4. 哲学与科学/297
5. 当代哲学与戏剧/298
6. 哲学家与政治/299
7. 我的本体论没有变/300
8. 动物、人种和自然问题/301
9. 总体性和自然辩证法(一)/302
10. 总体性和自然辩证法(二)/304
11. 匮乏问题/307
12. 意识与精神实在/309
13. 生活体验:只可理解而无法认识/310
14. “我”与世界同在/312
15. 我为什么写《辩证理性批判》/312
16. 《辩证理性批判》与马克思主义/314
17. 总体化——《辩证理性批判》第二卷/315
18. 人的意识与上帝/318
19. 当代伦理学:既必要又不可能/320
20. 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——致加罗蒂/321
21. 我不是毛主义哲学家/324
22. 克尔凯郭尔:单个的普遍存在/325
23. 我看弗洛伊德/328

## 九、社会政治活动

1. 战争改变了我的政治观/332
2. 我为什么没有参加共产党/334

3. 抵抗运动:不是精英的精樱/337
4. 战后同共产党的关系/338
5. 我看作家介入政治/340
6. 犹太人问题/342
7. 关于酷刑拷打的思考/343
8. 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/347
9. 那活着的野兽是我们自己/351
10. 两代人的暴力/353
11. 作家应如何对待暴力/355
12. 我们争取什么样的和平/355
13. 战争与恐惧/357
14. 对待“变味革命”的态度/358
15. 政治与道德/359
16. 特泽德克测验/362
17. 法国大学文化体系及其革命/364
18.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五月运动/366
19. 知识分子的角色:我的矛盾/369
20. 作家是知识分子吗/370
21. 超越古典知识分子/372

## 一、早年生活

### 1. 没有父亲：对我一生的影响

没有父亲，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情。我认为，一个小孩在职业、财产等许多问题上，总是特别受父亲的影响。而所有这些又是这个父亲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，然后在他的孩子身上留下印记，就像是这孩子的命运一样。而这一切我都没有。没有人对我指手画脚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我有一种自由的感觉。所以说，我并不因为没有父亲而感到遗憾。对我来说，父亲只不过是挂在母亲房间里的一张照片而已。

当教师主要是我的家庭为我作出的决定。那一年我10岁，到了该为我确定职业的时候了。正如你所知，我没有父亲。因为我的外祖父是教师，所以我也应该当教师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因此，我就朝着通过教师资格会试的路子走。后来，在准备考试期间，我改变了主意。我不准备考文学专业，而改为哲学专业。后来我考上了巴黎高师。对此我并不感到遗憾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即1920到1925年的年轻人，他们要么是社会党人，要么是共产党，后者人很少。他们都循规蹈矩地参加考试，从不对此产生怀疑。那时世界完全不一样。

我那时不怎么安分守己。可以说我是一个怀疑论者，但我只是从个人的角度怀疑，而不是在政治或社会问题方面有什么怀疑。我接受的是一个作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，我在象牙塔中长大。这一切都来自我的外祖父。直到1920年，我身上都充满了这种东西。

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是在安逸舒适中长大的。这是外祖父抚养我的时候，直到十一二岁。后来我母亲再婚，我和继父的关系不太好。一方面，他并不真正想当我的父亲，因此他不像一个父亲那样来支配我。

另一方面，他在我面前又是高高在上的。此外，由于他从事的工作，我也很不喜欢他。他在拉罗舍尔的一个工厂当厂长，整个工厂生产车辆和船舶。这一生活环境让我发现了许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的少年时代对我是很有好处的。

我活着，是因为我诞生了。我诞生，是因为我的父母孕育了我。我自己并没有要求诞生。但一旦我诞生了，活着，就必须适应周围的环境，追求尽可能好的结果，并尝试着给一开始就被扭曲的自由以正确的方向——这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去做的。我说自由被扭曲了，是因为父母在孕育我们的时候，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，他们设想我们将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，有这样或那样的职业，等等。我们的自由被扭曲，也受教育的影响，受新闻每天提供的信息影响。

我对写作有过一种神经官能症。实际上，这是我那好心的外祖父给了我这个。他给我讲述说，作家就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孤独者。因此，在我的想象中，未来是很明确的：就是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文学事业，而这个文学事业，包括我的作品，在我死后会永恒地存在下去。只是后来很晚的时候，我开始从事政治活动，这个观点才有所改变。

一天，有人问我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，如果再来一次，是否会照样重复这样的生活。

假若所有的条件都跟原先一样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。如果我晚生 50 年，显然，我的生活会是另一种情况。但我出生在 1905 年，而我的家庭已经把我的未来设想成一个大作家什么的。总之，我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。

——《同雅克·桑塞尔的谈话》

## 2. 我和母亲心心相印

大战开始的那两年大概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期。母亲仿佛是我同岁的人，我们形影不离。她把我称作她的侍从，她的小男人；我向她诉说一切。甚至比通常要说得更多，我那停下来的写作变成喋喋不休的话语从口中流淌出来：我描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，而这些安娜—玛丽都同样

清楚：房子、树、人们。我感到一种与她共享一切的快乐，我变成能量转换器：世界通过我而变成语言。

开始时头脑里好像有个不知姓名的人在聊天：“我在散步，我坐着，我喝一杯水，我吃糖块。”我大声重复着这些无休止的话：“妈妈，我在散步，我喝一杯水，我坐着。”我觉得自己有两个声音：一个根本不属于我，不服从我的意志，却向另一个声音传达它的话。我断定自己有两重人格。这些并不严重的困扰一直持续到夏天：它们弄得我精疲力竭，我厌烦透了，最后感到害怕。我对母亲说：“我脑子里有什么在说话。”幸好她并没有为此担心。

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幸福，也没有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。我们有自己的神话，自己的说话习惯，自己常开的玩笑。差不多有一年时间，我每说十句话，就有一句是以这些词语来结束的：“但这没什么。”说这话时我带有一种嘲讽的屈从口气。例如我说：“这是一条大白狗。不，它不全是白的，带点灰色，但这没什么。”

我们习惯于用史诗般的语调来叙述自己的日常生活；常用第三人称复数来讲述自己。我们在等公共汽车，但它开过时没有停下来；我们中的一个喊起来：“他们气得跺脚大骂。”于是我们一起大笑起来。

在外人面前，我们心有默契，一个眼神就能彼此沟通。在商店或茶馆，服务小姐显得滑稽可笑。我们离开后母亲对我说：“我不能看你，我怕忍不住当着她的面笑出声来。”而我为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：没有多少孩子能让母亲为他的一瞥就爆发出笑声的。

我们都很害羞，有点神经质：一天，在塞纳河畔，我发现了十二本《布法洛·比尔》，是我正想要的；母亲正准备掏钱买下这些书，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他脸色煞白，身体肥胖，眼珠很黑，小胡子梳得十分光亮，头戴一顶扁平草帽，一副时髦青年的样子。他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母亲，口中却对我说：“你被宠坏了，孩子，你被宠坏了！”

他接连不断地重复这句话。开始我只是感到受了冒犯：人们通常不会这么快就以“你”来称呼我的。但接着我就捕捉到他那疯狂的目光，安娜—玛丽和我马上像一个单身小姑娘那样感到害怕并往后退。这人有些不知所措，就溜走了。我可以忘掉千百张脸，而这张煞白的面孔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

当时我对肉欲方面的事情一无所知，我也想象不出这人想干什么，



但他的欲望是那样强烈露骨；我好像懂得了他的意思，并且一切都向我揭示开来。我通过安娜—玛丽而感受到他的欲望。通过她，我学会嗅出男性的气味，害怕男性和憎恨男性。这一偶然事件把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：我神情肃然地快步走着，握着母亲的手，确信自己能够保护她。

这是那些年的回忆吗？即使到今天，只要看到一个表情庄重的孩子同他的小母亲交谈着，严肃而亲热，我就感到说不出的愉快。我喜欢这些温文而羞怯的友谊，它们远离男人并反对他们。我长时间地凝视着这一对孩子般的伴侣，直到突然想起自己是一个男子而把目光移开。

——《词语》

### 3. 书本就是我的鸟和鸟窝

我四岁时，也许只有三岁，就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，一直生活到十一岁。那段时间我想必已经梦想着写作，因为我常常看带插图的杂志，作为解毒剂对抗着我感受到的空虚，一种代表我后来称为生存的烦恼。我也想必思考过由我的外祖父交托的生活使命，好像他指定我去写作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种情况，可怜的家伙……

可以说，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写作的情状。我必须写作，但确切地说，写作应该是怎样的，对我来说还十分模糊。而这并不成为问题。首先，这是一个写作的命令，一种探究其内容的体现，正像他们通常说维克多·雨果的——这里我并不想把自己同他相比，但确实跟他的情况相仿佛。这一时期，我的写作活动只是把正在看的杂志材料重写一遍；换句话说，是没有什么意思的。这些早期的东西已经遗失了，但我应该承认，我还想找到它们，看看是否可能在里面找到一些我自己的东西。

我总是在自身中寻找那些繁杂的回忆和乡村童年可爱的傻事，但从未找到过。我既没有在地上和过泥巴，也没有上树去掏过鸟窝，我从没有采集过花草，也没有拿石头朝小鸟扔去。书本就是我的鸟和我的鸟窝，是我的宠物，是我的马儿，是我的同伴；这图书室就是一个镜子般的世界，从中可以看到一切；它有这一世界的无穷奥秘、变化和不可预见性。